

文學研究會會刊

星

海

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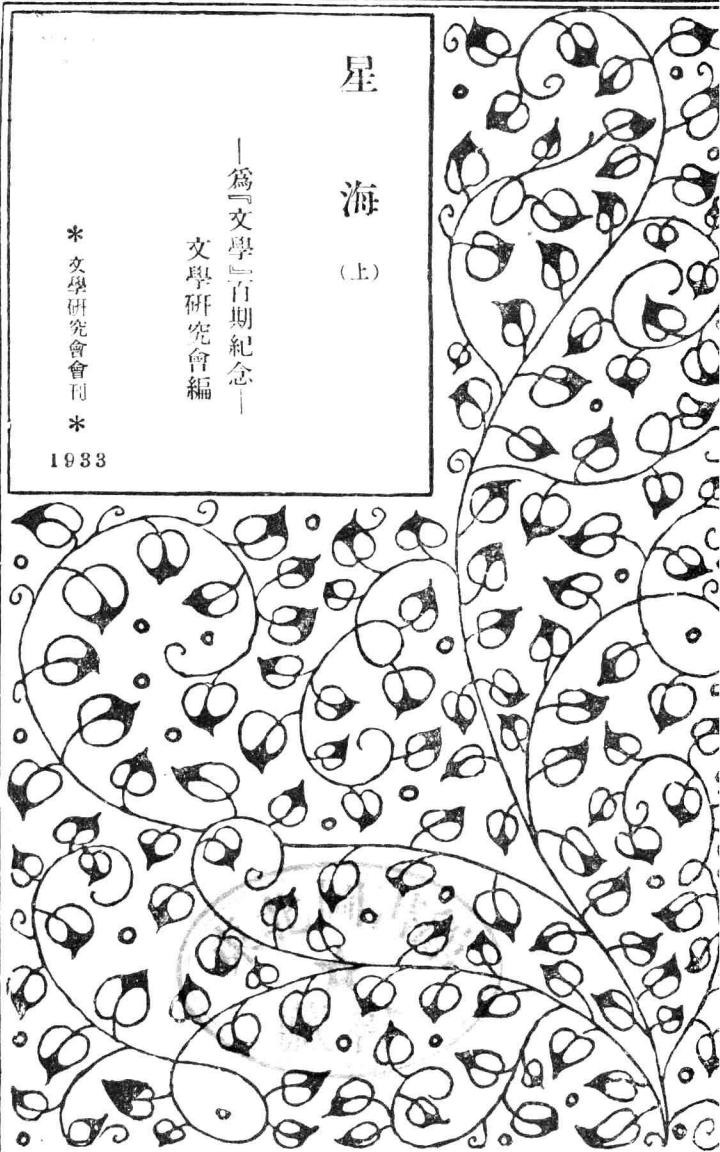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星  
海  
(上)

—爲『文學』百期紀念—  
文學研究會編

\* 文學研究會會刊 \*

1933



## 發刊緣起

西 諦

『星海』是文學研究會會刊的第一冊，同時又是『文學』百期紀念的刊物。

我們久想出版一種文學研究會會報，但因我們的時間與能力都忙不過來之故，延擱至今還未曾動手編輯——雖然在不少時候以前，已在徵稿。

現在，我們因為文學研究會所出版的週刊『文學』已經出版到百期，想為她刊行一個紀念的刊物，同時又想到會報尚延期未出，於是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就把文學研究會會刊的第一冊，作為『文學』的紀念刊物。後來又開了一次會，把這個刊物的名稱定為『星海』。這便是『星海』產生的極簡略的歷史。

文學研究會會刊，將來尚擬出第二冊，第三冊以及無窮；但係不定期的，大約每五個月刊行一冊。她的性質則擬每冊各為一類，『星海』為二冊，第三冊擬為『歐洲十九世紀的文學』，第四冊擬為『創作集』，第五冊擬為『戲劇研究』。

『星海』的內容，則較為複雜，共包含四個部分：第一部分為『最近的世界文學』，第二部分為

『最近的中國文學』第三部分爲創作，第四部分爲雜文。

『星海』及其他各冊裏的作品，並不限於文學研究會會員所譯著的。國內外的作家，如與我們表同情，而賜我們以幫助，我們是十分歡迎的。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發刊緣起·····       | 西 諦 |
| 文藝之力·····       | 朱自清 |
| 雪·····          | 俞平伯 |
| 辛棄疾的生平·····     | 王伯祥 |
| 回過頭來·····       | 葉紹鈞 |
|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·····   | 吳立模 |
|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概觀····· | 樊仲雲 |
| 最近俄國的文學的問題····· | 瞿秋白 |
| 最近的德國文學·····    | 余祥森 |
| 最近的法國文學·····    | 雷晉笙 |
| 最近的中國小說·····    | 王統照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最近的中國詩歌·····   | 孫俚工  |
| 霜痕·····        | 王統照  |
| 新的遮欄·····      | 廬隱女士 |
| 暮棧上·····       | 徐玉諾  |
| 枯了的花朵·····     | 徐玉諾  |
| 夜懣·····        | 劉燧元  |
| 太空·····        | 梁宗岱  |
| 春水·····        | 嚴敦易  |
| 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····· | 蒲 梢  |

## 文藝之力

朱自清

我們讀了桃花源記，紅樓夢，虬髯客傳，灰色馬，現代日本小說集，茵夢湖，魯森堡之一夜……

覺得新闢了許多世界。有的開着爛熳的花，綿連着芊芊的碧草。在青的山味，白的泉聲中，上下啁啾着玲瓏的小鳥。太陽微微的笑着；天風不時掠過小鳥的背上。有的展着一片廣漠的戰場，黑壓壓的人都凍在冰裏，或燒在火裏。却有三兩個戰士，在層冰上，在烈燄中奔馳着。那裏也有風，冷到刺骨，熱便灼人肌膚。那些戰士披着髮，紅着臉或白着臉，用了鐵石一般的聲音叫喊。在這個世界裏，沒有困倦，沒有寂寞；只有百度上的熱，零度下的冷，只有熱和冷！有的是白髮的老人和紅衣的幼女，乃至少壯的男人，婦人，手牽着手，挽成一個無限大的圈兒，在地上環行。他們都踏着腳，唱着溫暖的歌，笑容可掬的向着；太陽在他們頭上。有的全是黑暗和陰影，彷彿夜之國一般。大家摸索着，挨擠着，以嫉恨的眼互視着。這些閃閃的眼波，在暗地裏彷彿是幕上演着的活動影戲，有十足的機械風。又像舞着的劍鋒，說不定會落在誰的頸上或胸前的。這世界是如此的深而莫測，真有如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了。有的却又不同。將眼前的世界剝去了一層殼，只留下她的裸

體，顯示美和醜的曲線。世界在我們前面索索的抖着，便不復初時那樣的儀態萬方了。有時更像用了X光似的，顯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絡等等，我們見其肺肝了，我們看見她的血是怎樣流的了。這或者太不留餘地。但我們却能接觸着現世界的別面，將一個胰皂泡幻成三個胰皂泡似的，得着新國土了。

另有詞句與韻律，雖常被認為末事，却也醞釀着多樣的空氣，傳給我們種種新鮮的印象。這種印象確乎是簡單些；而引人入勝，有催眠之功用，正和前節所述關於意境情調的一樣——只是程度不同吧了。從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，說是如啖哀家梨，如用并州剪。這可見詞句能够引起人的新鮮的筋肉感覺。我們讀晉人文章和世說新語一類的書，遇着許多「雋語」，往往翛然有出塵之感，真像不食人間烟火似的，也正是詞句的力。又如紅樓夢中的自然而漂亮的對話，使人覺得輕鬆，覺得積伶。點滴中深曲而活潑的描寫，多用擬人的字眼和句子，更易引起人神經的顫動。誘惑中的，

「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。」



「彷彿地正顫動着，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。」

便足顯示這種力量。此外「句式」也有些關係。短句使人斂；長句使人宛轉；鎖句（periodical sentence）使人精細；散句使人平易；偶句使人凝整，峭拔。說到「句式」，便會聯想到韻律，因為這兩者是相關甚密的。普通說韻律，但就詩歌而論；我所謂韻律却是廣義的，散文裏也有的。這韻律其實就是聲音的自然調節，凡是語言文字裏都有的。韻律的性質，一部分隨着字音的性質而變，大部分隨着句的組織而變。字音的性質是很複雜的。我於音韻學沒有什麼研究，不能詳論。約略說來，有剛音，有柔音，有粗澀的音，有甜軟的音。清楚而平滑的韻（如「先」韻）可以引起輕快與美妙的感覺；開張而廣闊的韻（如「陽」韻）可以引起颯舉與展擴的感覺。濁聲（如「ㄅ，ㄆ，ㄇ」）使人有努力，衝撞，粗暴，艱難，沈重等印象；清聲（如「ㄆ，ㄆ，ㄆ」）則顯示安易，平滑，流動，穩靜，輕妙，溫良與嫺雅。濁聲如重擔在肩上；清聲如蜜在舌上。這些分別，大概由於發音機關的變化；舊韻書裏所謂開齊合撮，陰聲，陽聲，鼻聲，侈聲，當能說明這種緣故。我却不能做這種工作；我只總說一句，因發音機關的作用不同，引起各種相當而不同的筋肉感覺，於是各字的聲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。但

這種力量也并非一定，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減。在句子裏，因為意思與文法的關係，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種種的不同。其間輕重疾徐，自然互異。輕而疾則力減，重而徐則力增。這輕重疾徐的調節便是韻律。調節除字音外，更當注重音「節」與句式；音節的長短，句式的長短，曲直，都是可以決定韻律的。現在只說句式，音節可以類推。短句促而嚴，如斬釘截鐵，如一柄晶瑩的匕首。長句舒緩而流利，如風前的馬尾，如拂水的垂楊。鎖句宛轉騰挪，如天矯的游龍，如迴環的舞女。散句曼衍而平實，如戰場上的散兵線，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臺。偶句停勻而凝鍊，如西湖上南北兩峯，如處女的雙乳。這祇論其大凡，不可拘執；但已可見韻律的力量之一斑了。——所論的在詩歌裏，尤為顯然。

由上所說，可見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都能移人情；兩者相依為用，可以引人入勝，引人到「世界外之世界」。在這些境界裏，沒有種種計較利害的複雜的動機，也沒有那個能分別的我。只有渾然的沈思，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（*fellow-feeling*）。這便是所謂「忘我」。這時雖也有喜怒哀樂，愛，惡，欲等的波動，但是無所附的，無所為的，無所執的。固然不是為「我自己」而喜怒哀樂，也不

是爲「我的」親戚朋友而喜怒哀樂，喜怒哀樂只是喜怒哀樂自己，更不能說是爲了誰的。既不能說是爲了誰的，當然也分不出是「誰的」了。所以這種喜怒哀樂是人類所共同的。因爲是共同的，無所執的，所以是平靜的，中和的。有人說文藝裏的情緒不是真的情緒，縱然能逼緊人的喉頭，燃燒人的眼睛。我們閱讀文藝，只能得着許多鮮活的意象（idea）吧了；這些意象是如此的鮮活，將相聯的情緒也微微的帶起在讀者的心中了。正如我們憶起一個惡夢一樣，雖時過境遷，仍不免震悚；但這個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。所以文藝裏的情緒的力量也是微薄的；說牠不是真的情緒，便是爲此。真的情緒只在真的衝動，真的反應裏才有。（二）但我的解說，有些不同。文藝裏既然有着情緒，如何又說是不真？至多只能加上「強」，「弱」，「直接」，「間接」等限制詞吧了。你能說文藝裏情緒是從文字裏來的，不是從事實裏來的，所以是間接的，微弱的；但你如何能說牠不是真的呢？至於我，認表現爲生活的一部，文字與事實同是生活的過程；我不承認文藝裏的情緒是間接的，因而也不能承認牠是微弱的。我寧願說牠是平靜的，中和的。這中和與平靜正是文藝的效用，文藝的價值。爲什麼中和而平靜呢？我說是無「我執」之故。人生的狂喜與劇哀，都是「我」在

那裏串戲。利害得失，聚散……之念，繫於人心，以我爲其樞紐。「我」於是糾纏，顛倒，不能已已。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現；生活的趣味就在於此。但人既執着了「我」，自然就生出「我愛」「我慢」「我見」「我癡」情之所發，便有偏畸，不能得其平了。與「我」親的，哀樂之情獨厚；漸疏漸薄，至於沒有爲止。這是爭競狀態中的情緒，力量甚強而範圍甚狹。至於文藝裏的情緒，則是無利害的，泯人我的，無利害便無爭競，泯人我便無親疏。因而純淨，平和，普遍，像汪汪千頃，一碧如鏡的湖水。湖水的恬靜，雖然沒有濤瀾的洶湧，但又何能說是微薄或不充實呢？我的意思，人在這種境界裏，能够免去種種不調和與衝突，使他的心明淨無纖塵，以大智慧普照一切；無論悲樂，皆能生趣。——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，文藝中的悲哀是享樂。愈易使我們流淚的文藝，我們愈願意去親近牠。有人說文藝的悲哀是「奢華的悲哀」(luxurious sadness)，正是這個意思。「奢華的」就是「無計較的享樂」的意思。我曾說這是「忘我」的境界；但從別一面說，也可說是「自我無限的擴大」。我們天天關閉在自己的身分裏，如關閉在牢獄裏；我們都渴望脫離了自己，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。我們爲此而憂愁，掃興，陰鬱。文藝却能解放我們，從層層的束縛裏。文藝如一個俠士，半夜裏

將我們從牢獄裏背了出來，飛簷走壁的在大黑暗裏行着；又如一個少女，偷偷開了狹的鳥籠，將我們放了出來，任我們向海闊天空中翱翔。我們的「我」，融化於沈思的世界中，如醉如癡的渾不覺了。在這不覺中，却開闢着，創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，在廣大的同情與純淨的趣味的基礎上。前面所說各種境界，便可見一斑了。這種解放與自由只是暫時的，或者竟是頃刻的。但那中和與平靜的光景，給我們以安息，給我們以滋養，使我們「煥然一新」；文藝的效用與價值惟其是暫而非常的，所以才有意義呀。普通的娛樂如打毬，跳舞等，雖能以遊戲的目的代替實利的目的，使人忘却一部分的計較，但決不能使人完全忘却了自我，如文藝一樣。故解放與自由實是文藝的特殊的力量。

(1) 此說見 (Puffer) 美之心理學論文學的美一章內。

文藝既然有解放與廣大的力量，牠毀滅了「我」界，毀滅了人與人之間重重的障壁。牠繼續的以「別人」調換我們「自己」，使我們聯合起來。現在世界上固然有愛，而疑忌，輕蔑，嫉妬等等或者更多於愛。這決不是可以滿足的現象。其原因在於人爲一己之私所蔽，有了種種成見與偏見，

便不能了解他人，照顧他人了。各人有各人的世界；真的，各人獨有一個世界。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，便不成個氣候；災禍便紛紛而起了。災禍總要避除，有心人於是着手打倒種種障壁；使人們得以推誠相見，攜手同行。他們的能力表現在各種形式裏，而文藝亦其一種。文藝在隱隱中實在負着聯合人類的使命。從前俄國托爾斯泰論藝術，也說藝術的任務在藉着情緒的感染以聯合人類而增進人生之幸福。他的全部的見解，我覺得太嚴了，也可以說太狹了。但在「聯合人類」這一層上，我佩服他的說話。他說只有他所謂真正的藝術，才有聯合的力量，我却覺得他那斥爲虛偽的藝術的，也未嘗沒有這種力量；這是和他不同的地方。單就文藝而論，自然也事同一例。在文藝裏，我們感染着全人類的悲樂，乃至人類以外的悲樂（任舉一例，如葉聖陶小蚬的回家中所表現的）。這時候人天平等，一視同仁；「我即在人中」，人即在自然中。「全世界聯合了喲！」我們可以這樣絕叫了。便是自然派的作品，以描寫醜與惡著名，給我們以夜之國的，看了究竟也祇會發生聯合的要求；所以我們不妨一概論的。這時候，即使是一刹那，愛在我們心中澎湃，如月滿時的潮汎一般。愛充塞了我們的心，妖魅魍魎似的疑忌輕蔑等心思，便躲避得無影無蹤了。這

種聯合力，是文藝的力量的又一方面。

有人說文藝并不能使人忘我，牠却使人活潑潑的實現自我（self-realization）這就是說，文藝給人以一種新的刺激，足以引起人格的變化。照他們說，文藝能教導人，能鼓舞人；有時更要激動人的感情，引起人的動作。革命的呼聲可以喚起睡夢中的人，使他們努力前驅，這是的確的。俄國便是一個好例。而「靡靡之音」使人「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，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」使人「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」却也是真的。這因環境的變遷固可影響人的情思及他種行為，情思的變遷也未嘗不能影響他種行為及環境；而文藝正是情思變遷的一個重要因子，其得着功利的效果，也是當然的。文藝如何影響人的情思，引起他人格的變化呢？梁任公先生說得最明白，我且引他的話：

「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，復有四種力：一曰熏。熏也者，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，如近墨，朱處而爲其所染……人之讀一小說也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而眼識爲之迷漾，而腦筋爲之搖颺，而神經爲之營注；今日變一二焉，明日變一二焉，剎那剎那，相斷相續久之，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

靈臺而據之，成一特別原質之種子。有此種子故，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，旦旦而熏之，種子愈盛。而又以之熏他人」……

——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。

此節措辭雖間有不正確之處，但議論是極透闢的。他雖祇就小說立論，但別種文藝也都可作如是觀。此節的主旨只是說小說（文藝）能夠漸漸的，不知不覺的改變讀者的舊習慣，造成新習慣。在他們的情思及別種行為裏。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；所謂「實現自我」，也便是這個意思。近年文壇上「血與淚的文學」，愛與美的文學之爭，就是從這個見解而來的。但精細的說，「實現自我」并不是文藝之直接的，即時的效用。文藝之直接的效用，只是解放自我，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調換了讀者的自我；這都是閱讀當時頃刻間的事。至於新刺激的給予，新變化的引起，那是片刻間的擴大，自由，安息之結果，是稍後的事了。因為閱讀當時沒有實際的刺激，便沒有實際的衝動與反應，所以也沒有實現自我可言。閱讀之後，憑着記憶的力量，將當時所感與實際所受對比，才生出振作，頹廢等樣的新力量。這所謂對比，自然是不自覺的。閱讀當時所感，雖同是擴大，自由與安息，但



其間的色調却是千差萬殊的；所以所實現的自我，也就萬有不同。至於實現的效用，也難一概而論。大約一次兩次的實現是沒有多大影響的；文藝接觸得多了，實現的機會頻頻了，才可以造成新的習慣，新的人格。所以是很慢的。原來自我的解放只是暫時的，而自我的實現又不過是這暫時解放的結果；間接的力量，自然不能十分強盛了。故從自我實現的立場說，文藝的力量確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。周啟明先生說得好：

「我以為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，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大影響於後人的行為，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（如資本主義、軍國主義及名分等）可以放任。」——詩一卷四號通信。

他承認文藝有影響行為的力量，但這個力量是有限度的。這是最公平的話。但無論如何，這種「實現自我」的力量也是文藝的力量的一面，雖然是間接的。牠是與解放、聯合的力量先後并存的，却不是文藝的唯一的力。

說文藝的力量不是極大無限的，或許有人不滿足。但這絕不足為文藝病。文藝的直接效用